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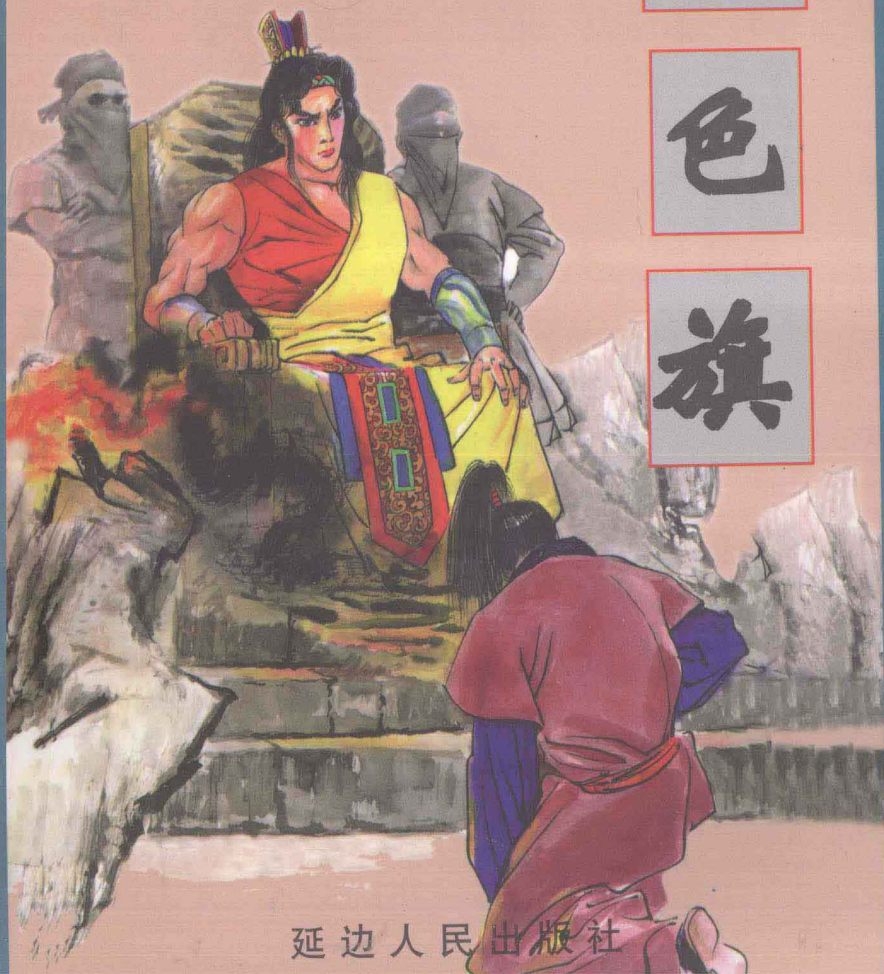
黑澤明**动感**作品集

(第三辑)

血

色

旗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十一章

半亩方圆的密林，竟被他劈得半枝不存，收入眼帘内，尽是些残枝断干，凄凉满目。

他自己也大为惊诧，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，功力居然增了无数倍。

他努力镇静一下激动的心绪，又冲着林内大声道：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姓唐的发誓要报你们联手合劈我之恨，我非要找你们不可……”

话出如风，忽然间，他又想起了还有塞外两荒被震倒在地，不如拿他们出气。

想法一闪即过，倒提反纵，后闪三丈，举目巡视。

“哼！”又是一声冷哼，狠狠的道：“逃，逃吧，你们纵然逃到天边，唐圣华也要追杀你们，哼！”

原来倒地的二荒，早没有踪影。

他又火了，吼着，大声吼着。

许久，方平静下来，呆立在山头上，想前想后，一幕幕的往事，又出现心头。

黑夜，过去了，天明又到来。

天明溜走了，又进入黑夜。

绵长的日子，逼使他硬碰了许多江湖高人，死一次，又复活，两次，三次……

他一直没有死去，相反的，他有了奇遇，功力一天比一天增进。

但他生存在这种反常的状态下，也养成了反常的性格，冷僻、狠辣、凶霸、急恨……集于一身。

他没有一个知己之交，孤身、单独，行奔荒山峻岭，寻找仇人，排泄杀心。

因此，江湖上宣扬了响当当的名号。

“直言居士，唐圣华。”

“丹心旗主，唐圣华。”

“杀人如麻的唐圣华。”

“心狠手辣的唐圣华。”

三山五岳，五湖四海，每一个角落，都掀起了浪潮，都响起了唐圣华三个字。

短短的日子里，能叫响江湖的，太少了，只有唐圣华。

按说，他应该潜伏深山，精研丹心旗的密句，启出玄碧秘录。

不可能，江湖人物，各门各派都有，都是野心勃勃，都想霸夺圣旗。

成群的，连合的，都在寻他，追他……

江湖动乱既起，促使他杀心更重，几乎一天不杀人，就有些不舒服。

他现在的杀人手法更妙，更叫人胆寒。

高兴的时候，出手就置人于死地，痛快淋漓，决不拖泥带水。

不高兴的时候，他能想出极惨毒的法子，叫敌人死不了，也活不成。

非到他高兴，才叫敌人断气。

否则，他解不了恨。

为什么要如此？他说不出道理，只知道这些人不该包围他，追踪他。

法正大师的说的话以杀止杀，成了他不正确和偏激的座右铭。

因此，江湖人恨他，仇他……

因此，都想杀他。

然而，他却有很高本领，有极奇特的遇合，功力天天激增，这是天意么？活该要造成武林一场劫难。

桐柏山区，在这天日落之际，出现了一位红衣女郎。

她徘徊在这块能鸟瞰四方的高地上，有两三个时辰，始终是不愿离去。

她娇艳绝伦的脸上，挂着一丝愁容，像是有极重的心事。

她不敢暴露身形，非常机智的眺望四方。

谜样的女郎，她就是端木慧。

突然，西北角，出现一位年轻而英俊的少年。

那少年在很远的地面现身，很急促的往她这面走过来。

起先，端木慧心头吃紧，娇弱的，窈窕的身形，闪隐一丛小林之内。

渐渐的，看出那英俊的少年，穿的白绸劲装，虎背熊腰，星

目瑶鼻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杀机明透华盖，现出一道鲜红而隐约的血痕。

她心中暗喜，心说：“是他，到底让我判断出来他来此的日期，嘻！”

女儿家毕竟是矜持着，喜在心中，玉靥却现出端庄之色。

少年很快的走过她闪隐的丛林山下，继续抬步，一点也不注意周围的景物。

她暗中笑责道：“好狂傲的孩子，这是什么所在……”

金莲蹬处，红影下泻，宛如一道红线，直奔少年。

那少年似乎在不防之下，发觉有警。

心中稍稍的一惊，听声辨向，翻腕就是一掌劈去。

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击，不能说不快。

可是，端木慧早防他有此一击，身形斜掠，又上窜了三丈多高，嘻嘻笑道：“打耳光的债还没有还，又想结劈掌之恨？”

少年不禁一愣，皆因他近十日来的掌风，根本就没有落过空，如今偶然出手，反叫人家闪过了，这就透着邪门。

电光般的转过身形一看，惊呼道：“端木慧，是你？”

“不错，奇怪吗？”

端木慧很快的飘落在他的面前，笑嘻嘻说话。

少年接着笑起来了，这是他第二次露笑容，道：“使唐圣华遗憾的，就是不该打你耳光，你还不原谅我？”

“这是小事，要不，我不会来找你。”

唐圣华星目碧光大展，紧盯在她那满现智慧，甜蜜的娇靥上，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端木慧红霞飞舞，娇笑着低下了头，道：“别老看着我嘛，

怪难为情的。”

她忸怩了一下，接着又笑道：“没有事我会来么，不过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为丹心旗来的。”

唐圣华脸红了，面对着这位娇艳的姑娘，能说会道的姑娘，有些窘，只好搭讪道：“你纵然要旗，我也不会吝啬，那么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是为……”

她本来是说为你来的，但有点儿羞答答的，倏地将话顿住。

“为什么嘛，快说啊？”

端木慧玉靛红霞一闪，吞吞吐吐的道：“还不是为……你……”

唐圣华不太了解她红脸的原因，急问道：“为我？怪啦！”

她投给他幽怨的一瞥，正色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到桐柏山作啥？”

“找万毒真君，我说过，十天以内找他的。”

端木慧傲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就是为此事来的。”

“那与我有什么关系？”他抢着说话。

她隐含着失望而幽怨的神色，小声缓缓的道：“桐柏山为万毒君独占，外人不许侵犯，他的房舍怪庐之内，埋伏重重，你纵有天大的本领，只怕也难闯得过。”

她秀目微闪，又看了他一眼，继道：“我怕你遭人暗算，才决定赶来相会。”

唐圣华明白了，心里十分惭愧，他没有朋友，难得有这位红粉知己，如此关心自己，他就是铁石心肠，也不禁暗生感慨。

于是，他赧颜的挂着丝丝笑意，道：“谢谢姑娘关注，唐圣华衷心感激，如此说来，姑娘大约知道怪庐的全部埋伏了？”

“我本来就懂得理数相克之法，再从万毒真君那四个女孩口中，询出大概，虽不全部知晓，也能判出个八九成。”

唐圣华只点头，暗中对这位绝世女郎的才智，及其心思细密，感佩万分。

他自知才智，远不及端木慧精深，故而，他有点儿不自在。

没有笑容，急忙道：“那么你就快点儿告诉我，让我去找万毒真君。”

“你对生克之妙，毫不知情，就是告诉你，恐怕也不易明白，何况一半时内，无法说得清楚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随你一块去。”

唐圣华眉头紧锁，顿了一顿，方道：“你不怕万毒真君的各种奇毒？”

“有你的丹心旗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！”

唐圣华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有无限的感慨，他认为这位姑娘对自己委实太好了，心说：“江湖上毕竟还有好心人，难得难得。”

无形中，他心情激动，血脉加速奔流，功力也就极自然的凝聚上来。

端木慧见他不说话，大为奇怪，慢抬玉脸，秀目蓦张，不禁咦了一声，盯住他只发愣。

唐圣华不明何故，忙问道：“慧姑娘，又有什么事？”

端木慧端详他半晌，方道：“你近来又吞服了什么东西没

有？”

唐圣华一愣，不知她问此话之用意，忙道：“你问这个作什么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江湖流传有一种万年金龟内丹，人若吞服之后，目光淡黄，凝聚一点，始终不散，时才我偶然发现你有此现象，所以才发问的。”

唐圣华的确奇怪端木慧如此年轻，怎会胸罗万有，无一不知，略加思索，方将那天被八毒四尸击死过去的经过，大致相告，最后，他又问道：“这金龟内丹除对眼神有益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处没有？”

“金龟内丹，乃万年金龟，深藏大山山底，每千年必出巢一次，吸取日月精华，这颗内丹，就是它千年不食，仗以为生的宝物，捕捉此龟，事先得探准路数，苦等岁月，费尽心机，方有希望。”

她似乎经过一阵思索，整理一下头脑，继道：“吞服此丹，不啻增进数十年内力修为，本身的功力，日日增进，而且，万毒不侵，受伤亦能即刻复原，不知你近日来有此感觉没有？”

唐圣华纳闷了，他的确是这个现象，难道说那夜满腔异香，是另有高人救他，而给他内丹吞服不成？

他深思那夜的情景，不由点了点头，表示近日的状况正如端木慧所说。

端木慧欣喜若狂，一把抱住唐圣华的左臂，笑道：“你真是有福之人，再过两年，武林中，只怕再也找不出比你更高的人来……”

万毒真君的怪庐，的确是光怪陆离。

房舍虽是毗连，但中间均有沟渠隔离，渠中清水过膝，彼此相通。

这怪庐大有七八亩，各式怪屋，不下数十间，奇花异草，古松翠竹，似有规律的分丛种植。

他这座庐舍，道路奇多，没有门墙，看来极易进出，可是，多少年来，没有人敢踏进怪庐半步。

就在唐圣华和端木慧会在桐柏山的第二天黑夜，怪庐的外端，出现了两条黑影。

两条黑影的身法奇快，刹那间就到了怪庐的前面。

他们对这儿的地势，显得十分熟悉。

正当他们刚踏进怪庐的边沿之际，忽然一阵惊空的怪笑。

这怪笑分成了四个不同的方向，反复有两三次。

黑影心中大约是被怪笑惊住，停止了疾行。

啊，原是唐圣华和端木慧二人。

“慧姐，这怪笑是万毒真君么？”

他们在深山里相聚一天，显得格外的亲热，这刻却以姐弟称呼了。

端木慧秀眉深锁，极力的运用她绝高的智慧。

她突然说道：“我判断这是毒君的声音，而非他本人，这种作为，不过是想惊吓敌人，和向他自己示警而已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们的行动，已被人发觉了？”

端木慧神秘的一笑，道：“你怕么？”

“哼，我恨不得杀光这群以为天下特出的怪人，有什么可怕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就从这条路进吧。”

端木慧在前，唐圣华在后。

实在说的，怪庐的设置，没有一处不是机关，没有一物不毒。

但万毒真君碰上的敌手不同，男的功高盖世，百毒不侵，女的聪明绝顶，熟悉五行生克之妙。

别看那些花丛竹林，普通江湖道，就没法子出入这不起眼的小范围。

唐圣华和端木慧依偎行进，很快的就到了房舍附近。

这怪庐的机关奇妙，难不倒这对敌手。

出了万毒真君意料之外。

然而，他从传报中，已得知唐圣华、端木慧的行动，仍旧镇定如常。

唐圣华走到屋门口，急忙稳步，道：“慧姐姐，那是不是万毒真君？”

端木慧秀目一睁，往屋内看去，不错，屋中端正的坐着万毒真君。

她点了点头，唐圣华喝道：“你这些鬼门道，骗别人可以，能奈何唐某人？出来，哼。”

万毒真君没有理他，灰暗中，似乎他微笑了一下，动都没有动。

唐圣华连喝了两声，人家就是不理。

无名火发，一晃肩，就进了这间屋子。

室内不太大，仅可容七八个人，但静悄悄的。

他走得很急促，没有发现有什么险阻。

待他快到万毒真君眼前，不问青红皂白，随手就是一掌，

拍出五成力道。

“慢点……”端木慧这声喊，就在他出掌的同时。

“叭！”掌已击中万毒真君。突地，万毒真君四肢齐飞，凶狠的朝唐圣华反射。

接着，在四肢齐奔的当口，又听见咻咻咻咻八支火箭，劲道奇足，迎面打来。

唐圣华心中一震，神功立生反应，匆忙拍出两掌，人随掌发的反弹之力，后挫至门边。

“啪嗒！”

他的掌劲和万毒真君的四肢相接，震得向四面猛飘，砸碎了屋壁。

但八支火箭，仍旧从掌风中，追射过来。

端木慧就势一拉唐圣华，左掠三丈，飘至屋外。

笃笃连声，红光顿现，火箭已燃着屋壁，黑烟喷出，奇臭无比。

唐圣华心中猛跳，奇极怪极。

刹那间，烈焰腾空，火舌冲天，一间完好的屋子，顿被焚之一空。

他们明白了，原来，那个所谓端坐的万毒真君，敢情是个假造的机关。

怪庐真够怪的，这大的火，没有人来扑救。

沿着河沿，很小心的往里闯。

经过了几间屋子，陈设各有不同，他两人不敢乱闯进，仍旧在寻找有人的地方。

黑夜，袭侵怪庐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她带着唐圣华，几乎走遍了怪庐，就是没有发现人的踪影。

唐圣华立在一座大石旁边，问道：“莫非万毒真君逃走了？”

“不会的，他诱你到此，为的是丹心旗，此人诡诈万端，贪心特重，岂肯离开他苦苦经营的怪庐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又发出了两声怪笑，倏然，灯火通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耀眼生辉。

两人心中暗吃一惊，凝目一看，吓！

眼前是一座设计得玲珑晶莹的六角古亭。

亭的六面，排出阵阵的白雾，环绕在四周不散。

亭里亭外，拥立着艳丽夺目，五颜六色，各式服装的漂亮女郎，估计数量，只怕有百多人。

万毒真君面如冠玉，怀捧宝刃，笑吟吟的，简直像天国的仙宫。

唐圣华和端木慧都被这神奇精巧的画面怔住了。

万毒真君又是一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如果献出丹心旗，我立刻让出怪庐，你则变为此间的主人，享不尽的艳福，受不尽的富贵。”

唐圣华心头大恨，怒喝道：“放屁，你过来，我们再拼一次。”

万毒真君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不必啦，我是先礼后兵，反正你进得了怪庐，就别打算出去。”

端木慧冷笑了两声，接道：“不见得出不去，鬼花样瞒不了

我呢。”

“哼！”万毒真君脸色一变，怒道：“端木慧，我看在你爷爷的面上，饶了你一次，你以为凭你那点鬼聪明，就能横行怪庐么？”

唐圣华目射出一道冷冷的碧光，大声道：“少废话，你有种就出来硬拼。”

“你有种敢踏进我六角亭一步。”

唐圣华一听，更加暴怒，喝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敢，让我劈死你这个人妖……”

他话没有说完，抬步要走。

“别……”端木慧伸手一拦，道：“老鬼定有毒谋，还是叫他下来。”

唐圣华犹豫难决，脚下不期然停了下来。

万毒真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倒是真听话，小心丹心旗被她骗了。”

唐圣华被他这句话震动了，哼了一声没有说话。

万毒真君又是一声阴森森的诡笑，道：“再考虑一下，咱们做一次公平的交易，如何？”

唐圣华神智猛然清醒，接道：“我劝你死了这条心，除非你将小爷制服，否则，哼，我要拆散你的骨头。”

万毒真君脸神突然变得如死灰色，杀机一展，怒道：“好，我叫你死得心服口服。”

一声言罢，六角亭突然推进三尺。

只见他举手之间，灯光倏然而没，眼前顿时变黑。

唐圣华稍一错愕，即听端木慧喝声：“小心……”

轰……

震天的一声大响，烟雾漫天，地面一阵移动，景物登时一变。

唐圣华和端木慧蓦觉脚下一松，两人如坠雾中，向下疾落。

两人纳气，稳住身形，这时，脚已落下，双目却被烟雾熏得清泪交流，闭眼难睁。

足足有一盏热茶的工夫，心神算是平静下来。

张目再看，黑暗中，似见这地方是个八九尺方圆的地窟，四面青石砌成，光滑得连蚂蚁都难立足。

这不见天日的地窖，密不透风，连活动都受到限制。

唐圣华心中既恨且怒，不住的挥掌猛劈。

没有用，那强劲的掌风，撞击石壁，反震过来，逼得端木慧连气都吐不过来。

他发泄了一会，心气稍微平静了，可是，端木慧竟被他这急躁的行动，搅扰得心神纷乱，智慧难发。

“姓唐的，这是个死窖，如果不交出丹心旗，更毒辣的机关，即刻就叫你心寒。”屋中响起了毒君的话声。

唐圣华暴怒难当，张口就想吼骂。

端木慧早就移在他身边，轻捏了他一下，冷言回道：“你依恃埋伏制人于此，就不怕天下英雄耻笑……”

万毒真君截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嘿嘿，你们自投罗网，外人无从知晓，只要丹心旗到手，谁敢耻笑，哈哈！”

端木慧心中大大的颤动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存心要置我们于死地嘛！”

“这要看你们献丹心旗诚意与否而定。”

唐圣华不由无名火发，大喝道：“小爷不吃你这一套，有什么毒辣的机关，只管使出来，看我怕不怕。”

“哼，嘿嘿……嘿嘿……”

又肃静了，再也听不见万毒真君说话。

唐圣华和端木慧静等了片刻，不见有何凶险。

唐圣华凝聚神目，打量了地窖一下，道：“咱们试试顶端，总有脱困之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万毒真君嘿嘿冷笑，道：“脱困么？你在做梦，哈哈……”

唐圣华肺都气炸了，然而，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空有通天本领，而无法施展。

眨眼间，扎扎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空气愈来愈沉闷，连喘气都觉得吃力。

端木慧仰脸一看，不觉惊呼一声，娇躯很自然的依偎在唐圣华的胸前。

但见，黑黝黝的钢板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拇指粗的大钉，明晃晃，照得地窖发出些微光辉。

那块钢板恰好和地窖大小相吻合，缓缓的向下压到。

钢钉其尖无比，锋利万端，少说点，也有好几千斤。

晃眼间，黑钢板已压到二人的头顶。

二人心跳加剧，依偎得紧紧的。

停住了，那杀人的钢板，但万毒真君冷笑又起，道：“这玩艺够你们消受的吗？答不答应献旗？”

“哼，不答应。”

二人被激起一股义愤，同时喝喊。

扎……扎……扎……扎……

杀人的钢板，又下了两尺。

将二人逼得下蹲了两尺，弯着腿，紧盯着钢板。

“小子，你交旗不？”

“……”

根本就不加理会，两颗心连在一起，极力思量脱生之策。

扎声又起，每响一声，两人心头紧了一下，血也沸腾起来，人也矮了两尺。

两人紧依着，坐在地上。

唐圣华不禁叹了口气，惨然道：“想不到我唐圣华丧命在万毒真君之手，唉，我是罪有应得，只是连累慧姐姐……”

端木慧玉掌突伸，将他的嘴按住，娇声一笑，道：“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能死在一块儿也好。”

唐圣华暗中一阵激动，铁腕一伸，将她搂在怀中，一股幽香，直冲鼻端。

她很柔顺，只有微笑，两人的心里甜蜜蜜的享受这片刻的无言的温存。

万毒真君又是阴森森的一笑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临死还要作乐……”

“万毒真君，你这人妖，小爷只要脱困，要不拆散你的骨头，誓不为人……”

“小子，骂得好，你能活命么？”

扎……扎……扎……扎……

明晃晃的钢钉，已经压到离两人身躯只有两寸。

他们很自然的仰卧在地，连动弹都不可能。

一片昏暗，只有那钢钉发出闪闪的光亮。

恐怖……忧急……愤恨……但……

多少还存在着温暖，甜蜜成分。

万毒真君不知运用什么方法，将二人的情景看得清楚十分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好的休息，如想乱动，每人的身上，就多出无数血洞。”

他说到此处，语气立变，变得冷冰的道：“让你们考虑一个时辰，如果再要顽抗，哼，我将你们钉成肉泥……”

夜静，静得连两人心跳都能听见。

他们并头睡在地上，不敢有丝毫挣动。

只有头部可以转动，形成耳鬓厮磨。

万毒真君果然不再说话，这种活罪的确叫人难以忍受，想是真的走了。

端木慧果不再说话，她在思考对付的办法。

唐圣华扭过了头，望着端木慧出神，星目吐出异样的光辉，情不自禁的喊声：“慧姐姐……”

端木慧芳心波浪起伏，嗯了一声，忙扭过头去。

巧啦，唇对唇，接触得恰到好处。

她的娇靥绯红，呼吸急促，吐气如兰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再回过头去，也不那么方便，她只好娇羞的微闭秀目，不加闪避。

唐圣华的心，扑通扑通的跳，血运行的特别急促。

一股无以名之的冲动，使他更大胆的引颈前移。

吻，热烈的，不自由的，苦吻着。